

瑞林

吳江文史大紀

25

吳江市政協文史委員會

2010

陸耀宇
耀別見
白期家
葉其
通榜授
山東登州府知府
撫南贊
高朝頤以清節爲
項利常士宜而已
日知其賄必受之以慰其

(内部资料)
2010年6月

【吴江文史资料】

第25辑

吴江市政协第十三届文史委员会



目录

2	费氏姐弟与开弦弓丝厂 【周德华】
5	费孝通四进静思园 【徐宏慧】
9	费孝通先生的地方志情怀 【朱建明】
13	依然不尽太湖水 【汝悦来】
18	费老指引致富路，国外引进凤尾菇 【沈春荣】
20	费孝通与一位农村基层干部的情缘 【汪生根】
25	重读费孝通《江村经济》 【冯月根】
29	同里骄杨 【沈昌华】

旅游探源

47	走近静思园 【徐宏慧】
52	吴江的大运河文化 【陈志强】
59	千年宝塔街 【陈福民】
66	北厍的文物古迹 【任星火】

创业历程

72	吴江工业六十年回顾 【朱士声 蔡瑞林】
81	世博会与吴江丝绸 【周德华】
83	回顾吴江血吸虫病防治工作 【邬品嘉】
88	民国时期同里大同公司与美孚洋行 商标侵害案之争始末 【黄正术】

笠泽乡韵

- 93 同里宣卷漫记 【张舫澜】

水乡拾遗

- 106 丁趾祥与盛泽丝绸业 【丁紫冠】
111 读陈去病《亨泉井阑拓片题记》【吴旭江】
117 古镇黎里的显宝及成因 【南雁】
131 漫谈吴江老校歌 【钱国良 任定】

垂虹春秋

- 139 舟过吴江诗韵长 【凌龙华】
146 风雨真如晦，豪杰涌吴江 【沈振亚】
151 跨越时空的记忆 【王庆】
157 岁月印证吴江的年轮 【沈文荣】
161 千年吴江行色匆匆，民生风貌住行为先 【韦利红 陈露】
165 吴江代有才人出 【朱萸】
171 自作新词韵最娇 【俞前】
178 这一方神奇的水土 【杨晓容】
187 吴风越韵，精诚致远 【沈国平】
196 吴江改革开放30年的建制区划调整情况综述【朱建明】

寺院文化

- 206 江南名刹罗汉寺 【李海珉】
219 吴江圆通寺 【俞前】
228 平望小九华寺 【黄雪琪】
232 芦墟泗洲寺 【顾永翔】

编辑心语

- 236 文史“三思” 【凌龙华】



百年孝通

编 者 按 —

2010年是费孝通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吴江是费老的故乡，吴江有费老的“江村”。为此，我们特推出“百年孝通——费孝通与吴江”专栏。

费孝通是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曾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名誉主席。他于1910年出生在吴江松陵，他不愧是吴江人民的骄傲。

本辑内所收录的几篇文章，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记叙、阐述、回忆，以及分析了费老生前的人和事，特别是费老与家乡吴江的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读后能引起你对费老更深入的了解。其中，周德华先生的《费氏姐弟与开弦弓丝厂》，全面回顾了费老在开弦弓村进行社会调研的情况；徐宏慧女士的《费孝通四进静思园》，详细介绍了费老先后四次到吴江静思园的经历；朱建明先生的文章从地方志的角度，阐述了费老的地方志情怀；汝悦来先生的文章第一次分析了费老的诗和书法的艺术特色；另外的几篇文章也值得一读。

特别应推介的是沈昌华先生的《同里骄杨》一文，该文没有直接来写费孝通先生，而是介绍了费老的外公和几位舅舅，许多史料还是首次披露，让我们在纪念费老的同时，也不妨了解一下他有关亲戚的情况，对我们研究费老不无裨益。

费氏姐弟与开弦弓丝厂

■ 周德华

民国年代，开弦弓村是江苏省吴江县震泽区的一个行政村。费孝通教授曾于1936年到此进行社会调查，并为开弦弓村提了一个学名——“江村”。

吴江县震泽一带，是我国著名的湖丝产地，数千年来，农民一直沿用鲜茧缫制土丝，蚕丝收入成为农村的主要经济来源。当地农谚有“蚕箔落地，有钱栽秧”之说，缫丝专家费达生早在30年代就在天津《大公报》上著文，称蚕丝业为“农民的生命线”。

近代机械缫丝业的兴起以及国内外丝绸织造工艺要求的日见提高，使土丝相形见绌，蚕桑业初露危象。1923年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以开弦弓村为据点，开展以推广改良蚕种和科学

养蚕为中心的土丝改良运动。经过连续五年的推广和指导，颇见成效，全村改良丝产量逐年提高，售价较土丝高出三分之一。1928年丝价疲软，丝市沉寂，改良丝出于木制丝车，条份不匀，断头较多，终无法与厂丝匹敌而致滞销。女蚕校及开弦弓村领导人深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遂有建立合作社的动议。1928年底，经女蚕校校长郑辟疆、推广部主任费达生及村领导人陈杏荪、周保山等人的筹划，并取得震泽市政当局和丝业界人士的支持，于1929年2月成立《吴江县震泽镇开弦弓村有限责任生丝精制运销合作

社》，报名者400余户，共集资753股（每股20元）；还向江苏省农民银行及震泽江丰银行贷得4700元。费达生与新华银行行长王志莘的夫人是同学，邀请王氏夫妇到开弦弓村参观又贷得一笔款项，资金到位后就积极筹建丝厂。4月，在村东购建厂用地4亩（其中桑地2.6亩，低田1.4亩），奠基以前，邀请戏班在空地上演戏，招待村民，借此夯实地基，节约工费。工期45天，建成厂房17间及楼房6间，耗建筑费9700元。同时挑选



丝厂外景

缫丝成绩优秀的青年女子，施以两个多月的技术训练，做好人员准备。7月进入设备安装及试车阶段，共有坐缫车32台，复摇车16台，另有烘茧、煮茧及锅炉、发电等设备，总设备费用2.1万元。8月5日，一缕黑烟袅袅升起，汽笛长鸣，全村欢呼雀跃，农民70余人进厂工作。开工初期，日产厂丝20市斤，投产两个月即产丝12担，其中一等丝10担，售价1534元/担；二等丝2担，售价1425元/担。据费达生女士回忆，分别售与上海纬成公司及华顺绸庄。年终决算



选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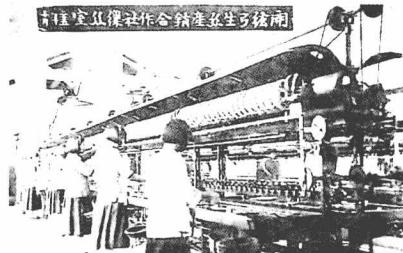
获利10807元，社员所得红利为其所交股金之两倍。

翌年，复添置缫丝车及复摇车各5台，人员增至87人。

1935年，经过一轮技术

改造，主机全部更新为日本式新型立缫机，当年丝产量超过前数年平均年产量的三

青蚕室茧选社作合销庄丝厂



缫丝

分之一。年终，盈利万余元，最后归还了银行贷款，而厂方及设备资金亦俱已回收。

开弦弓厂丝厂社厂合一，由一套班子——理事

会进行管理，生产技术由费达生及女蚕校师生负责。丝厂内部机构精练，分工明确，如生产部门分为总务、剥茧、煮茧、

缫丝、复摇、整理、检查、屑物等八个部门，生产秩序井然。操作人员采取计件工资制，如缫丝及整理工日工资法币4~6角，洗剥茧工日工资2~3角。蚕茧由社员提

供，按合作社章程在催青上蔟时预报产额，收茧时按质论价分四个等级收进，促使社员提高茧质。

开弦弓丝厂所产丝使用“蜜蜂牌”商标，以示勤劳团结。厂丝质量较优，足可与大厂产品抗衡，工厂以自缫自销为主，兼营代缫业务。所产厂丝曾出口，并受到政府出口奖励。

1936年6月，费孝通去广西大瑶山作社会学调查时不幸受伤。费先生应其姐之邀到开弦弓村疗伤，食宿均在丝厂内。先生在村里住了近2个月时间，借此机会对该村作详细的调查研究，摸清了开弦弓村的社会结构和农民的生产、生活活动的方方面面。后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时写成博士论



复摇

文《江村经济》(Peasant-Life of in China)，成为社会



学的不朽著作，并于1981年荣获国际社会学最高奖“赫胥黎”奖。

《江村经济》第十二章专门叙述开弦弓村的蚕丝业，开宗明义，章首第一句就说道“蚕丝业是这个村里居民的第二主要收入来源，这是太湖一带农民的特点”。

费先生细致观察村里的养蚕和手工及机械缫丝过程，面对“有时”蚕丝价格的急剧下跌迫使人民接受对传统丝业的某些改革。他响亮地提出要“通过引进科学的生产技术和组织以合作为原则的新工业来复兴经济。”热情地支持江苏女子蚕业学校和震泽区、开弦弓村当局在村里实行的变革，使该村成为当年在蚕丝改革、农村工厂和合作事业的三重楷模，引得国内外社会学、经济学、合作学界的注目。

费先生在对合作工厂考察资金来源、组织结构、人员组成、机器设备和产品销售之后，赞扬村里办合作工厂会“引起一种从家庭个体劳动到工厂集体劳动的变

革。电力的使用又可能使生产过程分散，从而需要工业之间复杂得多的协作”。

瞻望中国蚕丝业，费氏预言“工厂取代家庭工业是一个普通的过程，并不限于这个农村”。

费孝通先生注意到农村妇女进厂工作提高了妇女在社会上和家庭内的地位。他写道：“现在挣工资被看作是一种特殊的优惠，因为它对家庭预算有直接的贡献”。“由于，工资由工厂直接付给她本人……她可以将她的一部分工资按她自己的愿望去花费。因此，家中的经济关系就逐步地得到改变”。“也使婆媳之间产生了新的关系”。

开弦弓丝厂为我国第一家农民合作丝厂，她为农村手工缫丝走向机械缫丝开创了首例，也是小农经济走向合作经济的先声。具有时代意义的是跨出了农村蚕丝业改革的第一步，即从个体所有制和家庭手工劳动转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工厂式大生产。乃是乡镇企业的鼻祖。

1937年11月，震泽地区沦陷，初时丝厂受到湖匪胁

迫，代缫其劫掠来的蚕茧。以后日寇下乡频繁，且以丝厂为驻地，进行骚扰，村民愤而自毁厂房，终于夭折。

（作者简介：吴江丝绸史专家，现在盛泽镇镇志办。）

参考文献：

[1] 费孝通：《江村经济》第十二章，蚕丝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第一版。

[2] 费达生：吴江开弦弓村生丝制造之今昔观，《苏农》，第1卷第5期，1930年。

[3] 陈杏荪：开弦弓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经过情况，《合作月刊》，第2卷，第9，10两期合刊。

[4] 侯哲荪：开弦弓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之调查，《国际贸易导报》，第4卷，第1号，1933年。

[5] 周德华：《吴江丝绸志》第二章，缫丝业，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9月第1版。

费孝通四进静思园

■ 徐宏慧

1999至2004年费老先后4次走进静思园。静思园是农民企业家陈金根致富后造起来的私家园林，占地一百余亩，是迄今为止江南最大的私家园林。对于毕生“志在富民”的费老来说，颇具探究价值和吸引力。费老这位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在他晚年与静思园结下了不解之缘。



费老与陈金根合影

一进静思园

1999年4月，开工6年的静思园还在施工中，90岁

的费老第一次来到静思园。那天费老乘坐一辆面包车，从车上走下来，对着迎面上来的陈金根，亲切地握手问道：“你就是造园主人陈金根？……好啊，看看去。”一路上，费老笑容可掬，谦和亲善。陈金根兴致勃勃，仔细向费老介绍自己造园的经历，他从儿时、青年时就喜爱到苏州拙政园、狮子

林去玩，改革开放富裕后，他抓住机遇，实现了儿时的一个梦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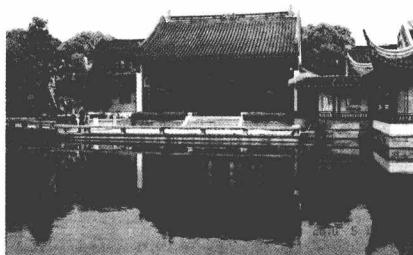
费老最关注的是吴江农民走工业化之路的效果。八十年代初，他频繁地来吴江搞社会调

查，那时吴江农村兴起一场农民大变革，乡办工业如雨后春笋方兴未艾，1983年他写下了名著《小城镇、大

问题》。费老相信这些“草根工业”，会像“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事实证明这批“草根”还真迅速长成“参天大树”，乡镇企业撑起了当时中国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20多年后就有了“枝繁叶茂”的像陈金根这样的民营企业。1976年，陈金根组织了20多个人，弄了个小企业，从做有机材料、纺织工业品、化工产品，到后来的生产玻璃钢设备，只要什么适销对路就做什么。终于他的新型通风管道在国内打开了市场，不少标志性建筑都用上了他的产品。10多年后，企业慢慢打开局面，他也富裕了。

如果说费老是致富的创意者，那么陈金根是致富的实践者。这两个人相聚一起，就十分投缘融洽了。

费老这位社会学家具有敏锐的洞察力。他第一次来到静思园，见建造中的园林用了大量旧料，一问，原来陈金根“抢救”了大量不可再生的建园资源。八十年代，城市人渴望水泥结构的高楼大厦，旧建筑被大肆拆除，陈金根托朋友搜集动迁中的古建筑信息，他把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东西保存下来，移至自己的园中。这样就有了他现在用来会客议事的场所“嘉会堂”，这座乾隆年间梁柱斗拱精美考究的建筑，是从苏州城里整体移建过来的，整个厅堂用材多为千年“黄柏树”，故原名为“黄柏厅”，同样原因，也有了他的“花篮厅”、“弘雅堂”、“大雄宝殿”、“静远堂”等一批古建筑。



嘉会堂



弘雅堂

费老对陈金根说：“这些精美的明清建筑，记载着江南能工巧匠的智慧，真是难得的文化遗产，你把散失的宝物保护并移建到园子里，真是件了不得的事，我看这是一座古建筑博览馆啊！”费老这一席话，道出了他对社会高度的责任感，充分体现了他一个社会学家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卓识远见，对陈金根更是很好的鼓励和鞭策。

二进静思园

2001年11月，费老又来到了静思园，这次来和陈金根已经没有过多的寒暄，犹如故友重逢，谈的最多的还是园

林。当他们步行到盆景园西侧的“历代科学家碑廊”时，费老看到即将竣工的65位科学家造像碑刻，连声赞许道：“你一个农民企业家，居然想

到为历代科学家树碑立传，说明你也认识到科学知识的重要性了。”陈金根回答，自



历代科学家碑廊

己的企业就是科研新成果运用到生产中，才使效益猛增。应陈金根的邀请，费老为碑廊题字“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费老问陈金根，准备给园林取什么名字？陈金根脱口而出：“叫‘进思园’，是‘富而思进’的意思，又和同里的‘退思园’相对应。”费孝通沉吟了一会，觉得“思进”和“进思”已

相去甚远，就说：“我看还是取‘静思园’的好，对于园林来说，少点政治口号，多点意境和深义，现在的社会很浮躁，企业家有了钱怎样回报社会值得研究，诸葛亮有句名言‘淡泊明志，宁静致远’，就用‘静思’你看如何？”陈金根连连点头，又请费老题字“静思园”。几年下来，陈金根深



费孝通为静思园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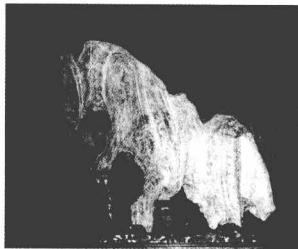
深感到费老真不愧为一代贤哲，一字千斤，此字一改，妙笔生花，言高旨远，其味无穷。

退思园是清代官宦的私家园林，要表达贬职返乡“退而思过”的主题；静思园是现代农民企业家的私家园林，要表达的是盛世的安静、宁静和盛世造园的主题。

三进静思园

2002年11月，费老再次来到静思园。此时静思园除了收集古建筑外，还收藏了3000余块奇石，有的像蝙蝠，有的似骏马，有的如孔雀……为搜集奇石，陈金根同样耗尽无数心血。

被称为镇园之宝的独体灵璧巨石“庆云峰”已经耸立。庆云峰重136吨，高9.1米、宽2.95米、厚2.24米，全身1600多个空窍，168个过桥孔，洞洞贯通。陈金根拿出自己在峰底举燧的照片给费老看，但见照片上百孔生烟，烟雾缠绕。此石集漏、透、皱、清、丑、顽、拙、奇、秀、幽于一体，2001年已经申



犹如骏马的灵璧石

报成功大世界基尼斯之最记录。

费老站在庆云峰前，久久凝视，听着陈金根对巨石开采、运输、竖立的介绍。

巨石产自安徽灵璧县渔沟镇狼窝掌山脚下的老坑中。据传，这块灵璧石发现于北宋宋徽宗政和年间，宋徽宗造皇家园林艮岳时，想竖它为峰，但由于巨大无比，受开采运输的限制，只得作罢；清乾隆皇帝也想用它为母亲作寿礼，同样的条件限制，只能望洋兴叹。

今天陈金根要开采它，运输它，同样也困难重重，但是这位昔日的放牛娃，当今富裕起来的农民企业家却敢想敢为，他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才把这个庞然大物一点点像愚公移山般地移出老坑；运石时，陈金根又耗巨资建筑了5公里的公路、2座小型公路桥。巨石的运输又是十分艰苦，陈金根借了像前苏联运载导弹的25米长108个轮胎的大平板车……800多公里，小轿车一天的路程，大平板车却走了50多天；因为怕颠簸损坏，白天要避开车子高峰

期，午夜才能慢速行驶；就是这样，一路过来，轮胎爆掉20多只。

竖石，是借了两台150吨位的大吊桩机，这个前无古人的竖石经历，连保险公司也不敢接受这份保单。最后陈金根他们凭着超人的意



起重吊装庆云峰

志安全地竖了起来。

如果将时间推移至北宋或大清朝，渔沟镇山区里还没有出现钢丝缆绳和滑轮组起重吊装；从安徽到吴江还没有平坦的运输公路；还没有“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雄伟的南京长江大桥；还没有巨型的大平板车；还没有大吊桩机；要想将巨石开采矿运抵吴江，恐怕还是像上天揽月一样痴心妄

想。

听完介绍，费老频频点头，然后概括地说：我们吴江多水寡山，你把这块石运到这里，以石代山，体现了吴江人艰苦创业、坚韧不拔的精神。这个园子峰石林立，很有特色，堪称奇石世界。

费老的评价，是给陈金根多年辛苦的最好慰藉。

四进静思园

2004年4月18日，费老因为之前跌了一跤不能行走，他在亲友的簇拥下，坐着轮椅来到静思园。陈金根邀他在静远堂坐下来喝茶，费老虽然行动不便，但思维仍旧敏捷。

此时的静思园已经于2003年9月开园。他们自然谈到了“盛世造园，乱世毁园”这个话题。清代300多年间苏州就造了270多座私家园林，但随之被战乱毁坏，之后100多年间没人继续造园，苏州私家园林仅留存60余处，而且也有不同程度损坏。静思园的出现，承续了苏州私家园林的文脉。



静思园内

费老说：“过去，苏州私家园林的主人多是文化修养较高的官宦和文人。谁也没想到，今天你竟是放牛娃出身的企业家。”

当今社会给陈金根的梦想成真提供了一个温润的气候和肥沃的土壤，他感慨地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腾飞，我不可能从小打小闹的乡镇企业发展成今天的民营企业，成为今天的园主。”

虽说世风浮躁，但陈金根也能以平常心态谈他的造园：“我因为热爱苏州园林文化，热爱自己的家乡，才决定造园林。我没有完全以商人的思维去考虑园林的投入与产出，只要我有能力，我还会投入，即使收不回，将来就作为我回报社会的厚礼。”

陈金根心中清楚，苏州

私家园林没有哪一座能传承百余年时间给自己后辈；但这些都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是社会的巨大财富，宋代的沧浪亭，元代的狮子林，明代的拙政园、留园、艺圃，清代的网师园、环秀山庄、耦园、退思园，这些代表性作品都已被列入世界文化

遗产名录。正如费老所说：“造园是要造福大众。”

临走时，陈金根相邀费老11月再来静思园，费老允诺道：“如果我身体还可以，一定再来。”但他失约了，回到北京，他就住进医院，一年后的春天就永远地走了。陈金根还没有来得

及告诉他，2005年底，他所关心的静思园已获得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的光荣称号。（本文摄影为解根生、张权权等。）

（作者简介：吴江女作家，现在吴江市委宣传部文教科工作。）

费孝通先生的地方志情怀

■ 朱建明

费孝通先生虽然没有编修过地方志，但是他的一生与地方志结下了不解之缘。用一句话来概括这种缘分，那就是：受益于地方志，也重视地方志，一生都是读志用志的典范。

费孝通先生早年受益于“乡土志”。他晚年在《忆小学乡土教育》一文中回忆道：“大概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有一门课叫‘乡土志’。当时我不大明白这三个字的意义，衍声附会，讹成了‘香兔子’。这个荒唐

的误会，留下的印象却很深，至今我还喜欢把它作为笑话来讲。我幼年在动物中最喜欢的是兔子，在小学课程里最喜欢的是‘乡土志’。这也许是把两者联系在一起的心理原因。

讲这门课程的老师是这个小学的校长。我记得他是姓沈，名天民……我敬爱沈校长，也喜欢听他讲的‘乡土志’。他在课堂上讲给我们听的，都是些有关我们熟悉的地方，想知道的知识。他讲到许多有关我们常去

玩耍的垂虹桥和鲈香亭的故事，至今我每每想起‘松江鲈鱼肥’这句诗时，这些桥亭的画面仍悠然在目，使我心旷神怡；同时浮现着沈校长那种摇头吟诵的神态，更引人乡思难收……他播下的种子是有收获的……我写下的各地社会调查也应当归功于他的启发，这是我不敢忘记的。”

沈天民校长讲授“乡土志”课程，不仅使得启蒙时代的费孝通先生较早接触了吴江的历史与文化，激发了





他对乡土文化的喜爱之情，这对他以后选择社会学研究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同时也从小陶冶和培养了他终生未渝的爱祖国、爱家乡的高尚情怀。

费孝通先生选择从事社会学研究工作，还受益于父亲费璞安从各地收集来的地 方志。他同样在《忆小学乡土教育》一文中回忆道：

“当然，我也不敢忘记自己的父亲给我作出的榜样。我在吴江小学里读书时，我的父亲是江苏省的视学，视学是教育督导员。他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在江苏省境内巡回视察各地的学校。回家期间忙于写视察报告。我常见他书桌上堆满了各地收集来的材料和笔记……对我影响更大的也许是父亲每次出差回家总要带回的几部新的地方志。地方志就是记载各地方地理、历史、名胜、人物和风俗的书，其实也就是沈校长所讲的乡土志，和现在正在编写的乡土教材。我父亲在视察过程里收集到江苏各县的地方志，装满了一书架。我也常翻着看，其中如

人物传记、风俗节令等也还可以看得懂一些，至少对这类书已不生疏。我在大学毕业时做的论文就是用全国各地的地方志里所记载有关婚姻风俗的记载作材料写成的。”同时，费璞安先生善于从各种各样的地方志书中摘录、汲取资料来撰写教育调研报告的方法，也对幼年时期的费孝先生通产生了耳濡目染的影响。

费孝通先生学的是社会学，研究的是人类社会。在每一项课题的研究过程中，他需要通过社会调查来获取所调查地区的第一手乡土材料，也需要查阅各地的方志典籍来收集各种地情、历史和文化资料。

例如，1932年夏完成的《周族社会制度及社会组织一考》和1933年完成学士论文《亲迎习俗之研究》，这些都是运用包括地方志书在内的历史文献完成的。在研究小城镇建设时，费孝通善于利用地方志书和地情资料给曾多次接待他的唐继尧先生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在《全方位、多形式开展地方志利用工作》一文中，唐继

尧先生回忆道：“社会学家费孝通在研究小城镇问题的过程中，就亲自和派他的学生来我们办公室（指张家港市史志办公室）和唐桥镇了解小城镇建设和经济发展的资料。”

费孝通先生晚年回吴江开展调研时，还特别向当时的吴江市领导提出来要看看家乡的地方志书。当吴江市领导将新编的《吴江县志》等地方志书和地情书籍送到费孝通先生手中时，他高兴得一连说了几个“好”。晚上，他就在住宿的宾馆挑灯夜战，一边翻阅着家乡的地方志，一边做着摘记写着阅后心得，认真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他终生从事社会学研究工作，地方志书和地情书籍对他而言实在是太重要了，在研究社会学的过程中他也名副其实成了读志用志的典范。其实，不管是阅读、利用现成的地方志书或者地情资料，还是通过实地调查获取地情资料，费孝通先生的社会学研究工作就始终是和乡土资料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他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他在《忆小学

吴江县志

费孝通题

我最近十多年里每年回家乡了解情况，发表过多篇访问记。今年春天我又到盛泽、北厍去转了一圈，把我在这十年里所看到的家乡在经济上的发展作了个初步总结，

为《吴江县志》题写书名的手稿



费孝通题写书名的《七都镇志》封面

称作‘吴江行’，也可以说是一份乡土教材。”

费孝通先生不但喜欢读志用志，还十分重视和支持地方志工作。



费孝通题写书名的《吴江丝绸志》封面

回吴江开展调查研究，他经常要问问吴江地方志编纂的情况。1992年，吴江县第一部社会主义新方志《吴江县志》编纂工作完成即将出版，吴江市领导邀请费孝通先生为家乡的志书题写书名，他欣然答应了，在百忙中及时送来了书法题签。之后，他又应邀为吴江新方志中的第一部专业志《吴江丝绸志》和中国“电缆之乡”七都镇编纂的《七都镇志》题写了书名，成为吴江籍名人中唯一一位为县志、专业志、乡镇志三类志书都题签的人。如今，这三部志书在吴江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这三部志书也因为有了费孝通先生的题签而更加与众不同，更加弥足珍贵。其中，《吴江丝绸志》还曾获得江苏省首届修志成果评比一等奖的荣誉。后来吴江在编纂《吴江历史》这一乡土教材时，当时的市领导又专门邀请费孝通先生为该书作序。费孝通先生爽快答应了，专门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与感受挥就了著名的《忆小学乡土教育》一文，大力倡

导乡土教育，这篇文章对吴江乃至全国的教育界都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在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今，在吴江境内，《血火鲈乡土》、《梅小乡土教材：爱科学学科技读本》等一大批乡土教材、校本教材被编纂出来，并且在当地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费孝通先生不仅关心家乡的地方志工作，也关心着全国其他地方的地方志工作，他还曾经为内蒙古《巴林右旗志》和广西《恭城县志》等地方志书题写过书名或题词。

费孝通先生虽然不编修地方志，但是长年累月阅读、利用地方志，也使得他敢于对旧方志资料提出质疑，敢于对地方志编纂提出有益的见解来。

他在初期的研究中，比较注重从包括地方志书在内的历史文献中汲取资料，到了1937年他对这一方法产生了一定的看法。

吕文浩先生的《费孝通与潘光旦——两代社会学家间的学术交往》详细记述

了这种转变：“后来他似乎对历史文献法越来越不感兴趣，对其局限性的批评也越来越多了。”1934年，他说：“且作者以为今后社会史之研究，宜由有现实物可据之民族学及考古学入手，似不应再沿用旧有之考据方法，在旧书堆中讨出路……”

1937年在一篇社会史的书评里，他明确地提出社会史在方法论上面临的困境。主要的问题是历史文献里不易取得如现代实地调查报告一般可靠的资料，旧地方志缺点太多，并不能做社会与经济史的大好资料。他对自己的学士论文主要依据地方志材料得出的结论很不放心，而且说：“我常有一个很幼稚的怀疑，我不懂为什么很多历史家尽心竭力地去推敲史料，而绝不想为将来子孙计，多在现在尚有事实可稽的状态下多写一些将来的史料。”

从这段话语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严肃的社会学研究者内心的深层忧虑，他不是不想从包括地方志书在内的历史文献中汲取资料，

而是担心这些直接汲取的数据和资料不准确，从而影响学术研究的价值，籍此才建议大家不要“依据地方志材料得出的结论”，与其“推敲史料”不如“多写一些将来的史料”。这段话虽然不是专门针对地方志工作而言的，却以另一种方式对地方志书的“真实性”提出了更高的期望与要求。

费孝通先生虽然已经离开我们将近五年时间了，但是他与地方志的终生情怀和他的故事仍然不断地在吴越大地流传着，他重视、支持地方志编纂工作，注重阅读利用地方志，敢于对旧方志资料提出质疑的高风亮节也时时勉励着吴江修志人修出更多、更好的地方志书来。而今，吴江二轮修志工作经过三年的努力，包括市志、专业志、乡镇志在内的56部志书的编纂工作已经遍地开花。我们相信，在费孝通先生精神的激励下，56只雨后的春笋必将成长为一片郁郁葱葱的竹林！

（作者简介：吴江市档案局地方志编纂科科长。）

依然不尽太湖水

——略谈费孝通先生的诗

■ 汝悦来

费孝通先生一生与文字为伴，从14岁的文学少年到耄耋高龄的老学者，一直笔耕不辍，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字。无论是调查报告、学术论文，还是散文、杂记和诗歌，都是“费孝通研究”的宝贵资源，是我们解读费孝通的一把钥匙。他的文风生动自然、信手拈来，

使读者如坐春风。费老一生的思想、学术和情怀也都蕴藉在他的文字当中。因此，研究他的文学作品，可以作为“费孝通研究”的有益补充。本文试从费老诗歌创作等角度，来回望费孝通先生。

—

费先生出生的1910年，正是中国发生巨变的历史时期，近半个世纪的西学东渐，使西方文明在中国先进的社会群体中深入人心。费先生的家庭属于开明的士绅阶层，父母都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而且饱受时代的新风气影响，这些条件为费孝通的成材之路铺陈了基石。费先生在《暮年自述》中回忆道：

我们不是有钱人家，但

是靠父亲的工资，每天能吃饱饭，还可以有肉吃，属于中等家庭吧……在妈妈的安排下，我们这一代五个孩子都受到较好的教育。

费先生所受的学校教育，从幼稚园到研究院，都是新式教育。当然，在传统文学的学习方面，费先生那一辈人已经远不能与他们的父辈相提并论了。晚年的费先生曾坦言：

我小时候念过一点古文，曾经用古文体写过几篇文章，自以为古文基础还好，其实只能说是中文底子还说得过去而已。

费孝通的父亲费璞安先生，是一位珍视传统文化的教育家，他在看到少年费孝通发表的一些白话文学作品以后，可能觉得费孝通在传统文学方面，应该有一定地

一九三八年夏初
应傅师邀来桑谷村
住了一月
晴天多雨
住在堂屋上
隔壁邻居
有如黄梅雨
路上泥泞
是身南归
得柔谷
本也挂
流苏笑语
有邻马
院声村

费老青年时代手迹

